

凡 近 退 色 的 記 錄

[美]

亨莉埃特·默茨 著

海
洋
出
版
社

几近退色的记录

——关于中国人到达美洲探险的
两份古代文献

〔美〕亨利埃特·默茨 著

崔岩峙等 译

崔金戎 校

海洋出版社

1993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美洲大陆究竟是谁最早发现的？这是一个国内外普遍关心但又莫衷一是的问题。美国作家亨利埃特·默茨，根据两份中国古代文献（一份是《梁书》关于南朝和尚慧深云游东夷扶桑国的记载；另一份是《山海经》“东山经”、“大荒东经”关于海外的记述）所提供的线索，逐一进行了考察、印证和分析解释，认为这两份文献并非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谈，而是“基本可靠”的真实记录，记录了中国人早在公元五世纪和更早的公元前二十三世纪“两度到美洲探险的故事”，对于记录中的误差和讹传，也作出了她认为合理的解释。书中使用游记体写法，边走边考察，读之饶有兴味。它是世界上研究亚洲与美洲文化关系的众多著述中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也将为关心中国与美洲交往历史的我国读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和线索。

(京)新登字087号

2012/6/2

几近退色的记录

——关于中国人到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文献

〔美〕亨利埃特·默茨 著

崔岩峭等 译 崔金戎 校

*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星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插页：1 字数：120千字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册

*

ISBN7-5027-0155-9/K·13 定价：3.50元

作者简介

亨莉埃特·默茨女士为美国律师。她积多年的工作经验，研究文化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默茨的著作有《深湛的酒海：荷马的北大西洋英雄史诗》(The Wine Dark Sea: Homer's Heroic Epic of the North Atlantic)。书中认为，荷马诗篇《奥德修斯》中，伊太国王攸力西斯(Ulysses)曾经到北美洲探险。

在《几近退色的记录》(Pale Ink)这本书中，默茨又考证了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徒慧深和尚以及早在夏朝时期禹王所派出的人员，分别在一千乃至四千多年前，到达美洲探险的历史。

默茨女士曾在美国国内外广泛讲学。

本书于1953年初版，1972年修订再版。

译者

导 言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但又是新颖的传说。讲的是中国人两度到美洲探险的故事：一次在公元五世纪；另一次在公元前二十三个世纪。这两个传说都出自中国古书中的记载。一个曾经引起怀疑，另一个还从未经过仔细的考证。

本书将首先探讨关于公元五世纪时佛教徒慧深的故事^①，他在公元五世纪向中国朝廷禀报说，曾经到过东方遥远的“扶桑”国。记载第二个传说的《山海经》^②乃是一系列旅行的记录。据说是在公元前2250年大禹受帝舜之命而编纂的，书中描写了“大东海”彼岸的山山水水。

如今大多数人认为有关“扶桑”的传说只不过是荒诞无稽的幻想。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扶桑仅仅是一个“关于墨西哥的地理神话，佛教徒的一个虚构”而已。这部引人注目的中国古典作品中的戏剧性的记载，从1761年到1885年间，经由欧洲著名学者德吉尼斯等人，象用显微镜似地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其中德吉尼斯首次探索了早期中国与美洲的关系，并于1761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题目是《中国人的美洲海岸航行及亚洲远东地区民族的研究》。在德吉尼斯以后，又有五十乃至更多的学者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就亚洲与新世界之间早期跨越太平洋进行接触一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克拉卜洛特（Julius H. Klaproth）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德吉尼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慕尼黑的纽曼

①见《梁书》卷54，列传第48“东夷传”，《南史》卷79，列传第69“夷貊下”，《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文中均谈到南北朝沙门慧深向齐国朝廷所作的报告，报告有关于五名佛教徒远渡重洋询问扶桑国的故事。扶桑指今墨西哥一带。

——译者注

②《山海经》卷9海外东经，卷14“大荒东经”。《山海经》成书于周秦时代。晋郭璞加以整理，清毕沅、郝懿校注，近代学者都认为各篇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译者注

(Karl Frederick Newmann)写了《第五、六、七世纪中国人有关东亚与西美洲的记载》(1861年);爱赫塔尔(Gustave d'Eichthal)写了《美洲文化中佛教起源的研究》(1865年);法国南锡科学院院长哥德龙(A.Godron)写了《佛教徒于公元五世纪传道美洲说》;布烈特施奈德尔(E.Bretschneider)写了《扶桑·或谁首先发现了美洲》(1870年)。戴尔卫侯爵(Marquis d'Herve de Saint-Denys)则翻译了《梁四公记》一书。他们一页页,一本本,写下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但在这些热烈的讨论趋于沉寂的时候,人们并未得出最后的结论,证明了或是否定些什么。因为当时对于史前的墨西哥或美国的真相知道得太少。关于扶桑的争辩,正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变得有气无力,无疾而终。从没有人下功夫发掘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没人知道那里哪怕有些什么,甚至连表面的问题都很少触及。然而到了最近的几十年,考古学家们却发现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史前古迹,这足以使十九世纪研究这位佛教徒故事的几十位学者拍案称奇,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知名学者如封·洪堡(Von Humboldt),布拉塞神父(Abbé Brasseur de Bourbourg)以及佩雷兹(José Perez)等人。最近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新发现,证实了慧深关于扶桑的扣人心弦的报导中的若干细节。如果那些欧洲学者们当时便能占有当前这许多有关扶桑的知识的话,那末对于过去世纪的历史事实的记载势必和现存的截然不同。

扶桑不是个地理神话,而是确实存在的。在公元五世纪时,扶桑便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而慧深到那里访问则改变了它的整个历史进程。正是通过慧深的作用,那里才建立起了一个世所罕见的光辉而灿烂的文化。

我们第二个故事《山海经》,从年代上早于第一个故事;但由于缺乏考证,所以即便在中国也很少有人阅读,也没有全文的英译本。据推测,这一著作乃是后来称帝的大禹所编纂。书中载

有环球旅行的记录。相信这乃是到目前为止在详细记录地理现象方面最为惊人的古代文献。

很久以来，人们便设想亚洲人在相当古老的年代就曾经渡过了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不过究竟是何时去的，则无人详细知晓。鉴于在太平洋两岸曾出现了若干彼此相似的特征，需要解释；于是有人便提出因为亚洲和美洲在这里的距离较近，人们便从白令海峡渡海。可是在这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些似乎更为合理的路线，在两万年以前乃至更古的年代，由宽一千英里，长几千英里的冰川构成了一条联接两个大陆之间的桥梁，如天堑雄峙而令人生畏。虽然人们曾在那冰川之下发现过动物残骸，但从未见到有人类的遗骨，能够用以证明人们曾循着那条路线来到过美洲。北极地区的气候曾历经几度变化。百万年前阿留申群岛那里生长着红水杉以及蕨类植物，从亚洲海岸到美洲加利福尼亚南部，其间形成了一道连绵不断的植物带。而今，许多坚冰融化了，但冰天雪地的北冰洋地方依然极目荒凉，长年风雪弥漫，白雪令人眩目，气温低达华氏零下100°。人类学家们在琢磨对两种文化的共同性作出解释时，往往忽略了经由阿留申群岛这一更为合理的路线。通过两相比较，发现更南一些的阿留申群岛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简便、更为合理的“逐岛跳跃前进”的便利。在这条路线上，人们从这个岛屿可以望见下一个岛屿。堪察加暖流又温暖着整个航程，沿途又不乏丰盛的食品——鱼、禽、兽肉以及浆果等植物一切拈手可得，这与白令海峡情况截然不同。这便是古代霍比人乘坐苇草船隻的航行路线。这些我们今日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航行，想当初则是司空见惯的。在北太平洋地区，两个大陆之间的航行途径，很可能就是通过阿留申群岛。

在二十世纪的史页揭开之前不久，一般人都以为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乃是蒙古种族。他们于公元后某段时期来到了美洲。大约1910年人们把印第安人来美洲的时间又上溯了1000年，估计

“红人”来到美洲大约已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到了1926年，由于发现了福尔松人（Folsom Man），时间又上推到了公元前10000年。此后不久的桑迪亚人（Sandia Man）文物出土，于是印第安人到美洲的日子又改成了公元前20000年。如今，由于在南加利福尼亚又有了些新的发现，印第安人到达美洲的历史年代据信要上溯到公元前50000年到100000年。这个日期已经在1970年得到了证实。由于有了这些发现，这一研究工作又大踏步地前进了。上一代以前认为不可思议的一些东西，如今已被接受了下来。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具有蒙古人的一些特点，关于这点甚至远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时便被承认了。西班牙人曾不时地把印第安人和中国人联系起来看待。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人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有着许多和中国人相似的标记，不过看来他们和更南边的印第安人还不属于同一类型。

本世纪二十年代某个时期，墨西哥政府曾对这一问题发生兴趣，并且和北美的几个私人机构合作，设法找出某些答案来。考古学家们于是开始挖沟掏洞，他们很快便证明了某种陶器是从哪一个地层找到的，于是这样就得以确立一个时间顺序。逐渐地他们便把一件艺术品镶嵌了起来，同时也排出了相对的时间周期。

众所周知，在公元后不久，墨西哥南部尤卡坦（Yucatan）和危地马拉，都曾涌现出惊人的蓬勃发展的艺术与科学活动。公元475年，尤卡坦西北部突然出现了石砌的撑架屋顶。这些新事物为什么会出现？很难给予明确回答。它们的出现也并没有经过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而是骤然之间百花绽开。象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和尤克斯马尔（Uxmal）等大城市平地崛起，蔚为壮观。

对于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在考古学家们中间引起了纷纷议论。他们开始揣测以探索其原因。看来某些外来的冲击一定在其中起着惊人的影响。出土文物证明了当地曾经发生过巨大的突

变。一种前所未闻的宗教艺术形式突然出现了，其中如玛雅人雕塑的坐佛像。在美洲出土的文物和爪哇、柬埔寨以及中国的佛教文物相象得出奇。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公元五世纪左右正是佛教徒云游四方，掀起传教高潮的时期，有些佛教徒正值此时寻路来到了这里。

接着又发现了若干释迦牟尼诞生前的文物。以后的发现接踵而来，其中有图斯特拉（Tuxtla）佛像。这是一个玉雕小像，初步推测为公元162年的作品。还有埃尔·包尔（El Baul）纪念碑，估计建于公元29年；维拉·克鲁兹（Vera Cruz）南部特雷斯·萨波蒂斯（Tres Zapotes）纪念碑，估计建于公元前21年。莱顿玉石（Leyden Jade）估计是公元前320年的最古老的作品。

在美洲的一些地方，公元前2000年似乎曾经掀起过一次文化高潮。当时的陶器已经发展到了完美的状态，人们并且已经种植玉蜀黍。这两种东西在释迦牟尼诞生以前便已经在美洲出现了。所以说制陶工艺以及玉蜀黍种植技术都不能归功于中国的佛教徒们。

从墨西哥到秘鲁，印第安人是否都是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工艺美术的？是否有过两个互不联系的，受到外来影响的时期？这次是否都有中国的移民？是不是这些漫游者来过一段时期之后又停止了？是否过了一千多年之后又回来了？早年他们是否带着埃及人或其他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同来？如果他们中间的确有人来过，他们有没有留下些什么东西？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中国人的骨骼，不过一无所获。鉴于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便无从证实中国人过去曾经到达过美洲。

如果当初的中国佛教徒曾像基尔洛埃（Kilroy）^①那样地深

^①基尔洛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美国海军人员，他每到一处便写下“基尔洛埃到此一游”等字样。——译者注

谋远虑，抽空用中文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大名，并注上年月日，那末情况就会简单多了。如果中国人是在佛教徒之前就曾到达这里，则他们同样会想得更为周到。若是他们在公元前每隔千年来一次，而到了公元五世纪前后，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了来访，对此他们为何不留下些说明？有可能他们确是这样做了，只不过我们未能辨认出来而已。他们是大批人结伙渡海，还是仅有数人同行；是千里迢迢来此观光，还是打算长期定居？他们最南到了哪里或在什么地方定居了下来？他们与本地初次接触后是否再有交往？他们彼此是否曾互通有无？如果说中国人对当地土著传经送宝，那末他们从当地是否也受到了教益？

在二百多年前，法国人德吉尼斯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他已经从中国的古书中找到了答案。他把公元五世纪中国的佛教徒和“传说之邦”的扶桑联系了起来，并且相信，传说中的所谓扶桑，其实就是墨西哥。光阴荏苒，七十年过去了，另一位学者克拉卜洛特得出了结论说，德吉尼斯的论点是错误的。克拉卜洛特的见解多年来一直为大家所接受。总之，不论谁是谁非，他们都未能说明公元前500年，即释迦牟尼诞生前1500年的早期情况。

既然克拉卜洛特在1831年对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古书提出了如此猛烈的挑战，不同意按照古书推断扶桑就是墨西哥的说法。那末我们便应当重新对证古本，查明书中有没有关于早期墨西哥和中国相交往的记载。诚然，自从十九世纪早期以后，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研究，并已有所发现。对此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便足以证明。

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都曾谈到有好几千人乘船航行于太平洋（东海）和印度洋，去寻找传说中的所谓“天国”。故事清楚地表明，这些人是乘坐能够载运许多乘客的远洋巨船渡海的。比如有一则故事曾说，一条船载运了二百名旅客和他们的马匹远渡印度洋。这些前往印度洋的旅客后来似乎都重返了家园。而去往

东海的旅客们则并没有全部归来，他们究竟是在汪洋大海里中途下了船，还是因为船只途中遇险而流落到了其它海岸？也许是由堪察加海流把他们带到什么遥远的他乡定居了下来？

斯密斯索尼亚协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于1965年出版了由梅格斯 (Betty J. Meggers)、伊文思 (Clifford Evans) 和埃斯特拉达 (Emilo Estrada) 合著的《厄瓜多尔沿海早期的形成时代》一书。这是一部详细的考古与人类学著作。据书上说，厄瓜多尔所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陶器，其纹饰与同一时期日本的绳纹 (Jomon) 陶器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他们便得出结论说：日本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到达了厄瓜多尔。书上说：“〔我们的发现〕支持了那种假说，即〔厄瓜多尔沿海〕瓦尔底维亚 (Valdivia) 时期的陶器，出乎一切合理意料之外，乃是由太平洋彼岸传来的。”

《几近退色的记录》第一部分讲的是佛教徒慧深所谈的在公元五世纪前往扶桑的故事。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山海经》的考证。据推测，《山海经》乃是公元前2250年帝舜统治时期由大禹所编纂的，于公元前2205年完成，那时大禹已经继承帝位。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外学者们对此书所记的日期和地理情况并不重视。他们认为整个故事纯属虚构。不过当前经过进一步研究，也有可能获得丰硕的成果。有些学者们已经对一些古老的教条开始重新加以考虑。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再谈谈中国这些古籍。

大禹在《山海经》中对于《大东海》外的“传说之邦”曾作了描述性的记录。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那么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诗人骚客怀着激奋心情描述那“流金铄石”大峡谷的壮丽美景？为什么有那么多诗人写下了“我见日出处”的诗句？为什么有人自叹生辰太晚，因未能游历太阳诞生的地方而遗憾。公元618年，中国唐代曾有一位诗人^①对于孔夫子周游西方却未能

^①指诗人韩愈 (公元768—824年)。他的《石鼓歌》中有这样两句：“孔子西行不到秦，诘诎星宿遗载娥”。（《石鼓歌》全文详见本书第九章附录）。

到达东方日出之处而深表惋惜。那“流金铄石”的大峡谷的感人景象激发着诗人们的灵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学者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研读大禹所编纂的这本《山海经》。这也是中国所有学生必修的读物，还是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测验内容。^①

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对于大禹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人们滋长了怀疑。学者们在中国境内各个角落寻找大禹所记述的山脉，但遍寻无着，于是得出结论说，禹所说的山脉并不存在。《山海经》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但从来没准备描写真情实况。在过去两千年间，人们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

《山海经》一书原有32^②篇，其中有18篇流传了下来，但并没有全文的英译本。我拜读所译出的仅有卷帙时，深深为其真实性所感动。显然，执笔者不论是何许人，他必然曾身临其境。这记录其实乃是一部目击者的手记——本书并非是神话的集纳，更非是幻想中的漫游太虚幻境。

已译出的《山海经》断章残简包括了《大荒东经》。中国学者们在国内进行了广泛调查，也未能确定大禹所记载的那些山脉位置。在中国境内寻找这些山脉不啻于无的放矢，因为该书的标题明明指出它们是在国外。看来还没有人曾放眼到“大荒”以东。

如果要对《山海经》进行恰当的考证，则应紧跟作者所示的方向去探索。倘若先入为主，以为作者是错的而不相信他所指点的方向和里程，那末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到达他所指引的地方。德国科学家克拉卜洛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于慧深的记载进行考证时，正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这次的作法则是：人家让我们

①刘风杂俎曰：“《山海经》多读学以为奇”。至于所说为科举考试必测内容一事，恐与事实有出入。

②清人毕沅说有34篇。——译者注

往东，我们就往东走；指引我们走226英里^①，我们便走226英里。我们应该尽可能按照古书中的指示来找寻，做到亦步亦趋。

如果天长日久，流传下来的东西也常常会被人忘怀。就以禹帝的僚属来说，显然其中有很多人曾被派往海外。这些人回国后，一定会把自己探险的故事讲给子子孙孙来听。随着岁月的消逝，加上战火，动乱与瘟疫，人们往往会把故事中的细节忘怀。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传说，而传说虽然保留了史实的原始内容，但往往把它歪曲得面目皆非。那末我们所得的将只不过是一幅残缺不全的图画。在目前情况下，虽然传说早已被人忘却，但大禹的记录则依然保持了本来面目，因为记录下来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永志不忘。

孔夫子曾说过：残简胜于口传^②。而有关大禹所记载的《山海经》，也正是如此。

① 1 英里 = 1.6093 公里

② 此语尚未查明出处。——译者注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扶桑	(11)
第二章 中国人是异想天开吗?	(18)
第三章 《文献通考》卷327和《梁四公记》	(25)
第四章 墨西哥的传说	(35)
第五章 尤卡坦	(45)
第六章 历法、胭脂红与雕像	(52)
第七章 佛教徒们	(62)
第八章 文字问题	(69)
第九章 慧深	(75)

第二部分

第十章 早期的中国	(83)
第十一章 《山海经》	(93)
第十二章 渡过大海	(98)
第十三章 《大荒东经》	(128)
结 论	(138)
原著内容简介	(141)
附录	(142)
主要地名和民族西、中文对照表	(144)

序 言

贾 兰 坡

美洲大陆到底是谁首先发现的？我对这个问题，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外行，但由于我的兴趣所在，还是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写了序文。

我在青年时候，从书本上得知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他于1492年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本想来中国探宝，不期到达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等岛。因此，后来把这块为欧洲人所不知的美洲，称为“新大陆”。

虽然远在200多年前即有人提出过：“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并非哥伦布，而是中国人”；可是我最早看到的美洲和中国人有关系的文章，是1913年刊载于《地学杂志·说郛》第7期兴公写的《寻获美洲者非哥伦布说》一文。文中说：

“近来，西方学者忽创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即印第安人——引者注）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盖犹在疑信参半之间。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在此佛像之侧，又有古铜钱数十枚，以一中国绳贯串之。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由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

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故知美洲大陆之文明，要当以中国为鼻祖也。余按：南美洲厄瓜多国于前清咸丰年间开浚河道，曾获中国钱币数百枚，为新莽时代之物，今尚陈列其地之博物院中。又秘鲁国公园有华文太岁碑幢，乃为土人锄地时，于数丈以下掘得者。即此两事，亦可为中国人寻获美洲之证……”

1917年《地学杂志·说郭》第2期，载有魏声和《吉林黑斤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系说》一文，说：

“美洲新大陆，未有余之踪迹，故以印第安人与吉林东北之黑斤人相较，其血统如何蜕衍，靡可证明。但黑斤之社会情状，则余以居东年久，见闻有素。复视近人游美记录，所述印第安人之风俗，盖与黑斤人有惟妙惟肖者。余由是知两种人之关系，加以研究，必为世界人种学上一极有趣味之事……”

我在过去，还看到过一些其他人的文章，由于日久，未留下记录，已记不得详细情况了；但给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人都赞成“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又陡然兴起，多少和我还沾了点边，因为我曾给中美科学家的学术交流搭过桥。我在1979年5月间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教授詹·莫里亚蒂第三于4月23日发出一封长信。其中谈到：

“我相信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大门。三年来，进行水下考察，在加利福尼亚帕洛斯弗迪斯半岛的浅水中发现了几件石制品。其中的两件呈圆柱形，长4到6英尺，直径28英寸。中心穿孔，孔的直径约10英寸。第三件呈等边三角形，12到14英寸厚。中心有直径10英寸的穿孔。这些石制品都是用坚固的石灰岩制成的。

“我们的发现，离加利福尼亚麦德西诺角约1000呎

（相当于6000英尺——引者注）地方。美国地质调查所还发现过一个大的圆形石，直径接近23英寸，12到14英寸厚，中央有8英寸的孔。它的外面包有一层2.5到3毫米厚的锰矿外衣。无疑是来自于亚洲的石碇。

（1）它们可以古老到3000年（根据锰矿大致是1000年1毫米的累积率计算）。

（2）在北美洲沿太平洋岸没有这样石制品的任何考古记录。

（3）这样的石制品在亚洲却有作为石碇的考古记录。

“核对过尼达姆的工作，报告上说，这种石滚子是筑路和农业上使用的，可以早到公元600年，中国航海者也常拿它作为石碇和压船之用……”

我收到莫里亚蒂的信之后，即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正在给你物色你所需要的同行。”不久，恰好我国航运史学家房仲甫到我的研究室来看我，我知道他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把那封来信交给了他，请他和莫里亚蒂直接联系。当然房仲甫对这封信很感兴趣，他一连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他在《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人民日报》1981年12月5日）一文中说：

“尽管重洋环绕，古代美洲并非与世隔绝。秘鲁山洞里的一尊奇特的裸体美洲女神铜像，向人们展示了五世纪时中国同美洲之间已有联系；她双手（右臂残）提着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三个汉字，字体近似南北朝的八分书。近在墨西哥发现的一方“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据认为是战国或秦末从山东半岛放舟美洲齐田人埋骨遗迹。此类汉字，在美洲已发现140多个。至于其他一些表明中国和美洲早有因缘的文物，就更多